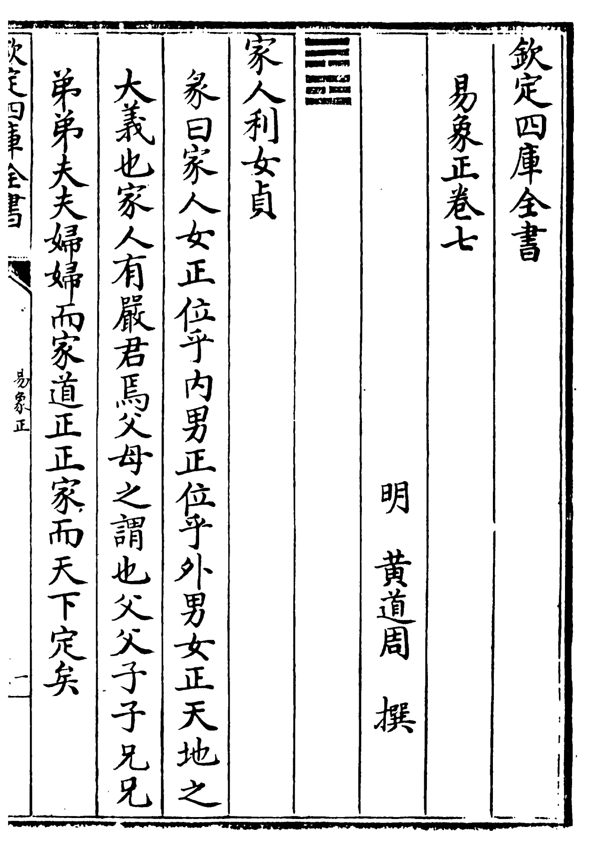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易象正卷七

明 黃道周 撰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正曰木來從火順以興内内明而外巽言不過物行不過恒家道之成則必繇此也夫家道成虧其悉在婦人乎乾治外而同於野巽向内而宿於家故革不相得不相得則變也家人相得相得則順也故曰家人利女貞而治家之道備矣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故言有物行有恒

風火之象也君子仁覆不私其家以顧復心施於天下及其究也以雷雨作解

初九家人之漸

家人利女貞

漸女歸吉利貞

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正曰閑有家則自女歸而始矣必敬必戒古人之命也魯公問於仲尼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仲尼曰夫婦之義以承宗祀以續祖妣何謂其重也莊公娶於齊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匠慶非之哀姜且至公命大夫宗婦覿皆用幣宗展辭焉夫匠慶與宗展則猶知所閑家也春秋之於夫人出入必謹書焉桓莊之世夫人如齊與歸自齊是不一見也而魯之卿士宗祝无有執其說者曹劌之諭觀社則猶未及此也夫姬任姜姒波瀾所漸亦遂難反也乎齊詩十有一篇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則皆魯風也以魯風而著於齊明乎女歸之漸於齊也曹劌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非故業也齊

社而魯往觀之非先王之訓夫舍先王之訓與公侯之業而欲以閑其家不已難乎

六二家人之小畜

家人利女貞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正曰中饋有事不雨而小畜夫其有蘋蘩之薦乎古者公侯夫人與於賓祭詩曰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又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故舍中饋无復遂事也周之衰也用舍予奪皆謀於婦人十

月之詩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艷妻煽方處是則卿士而下皆煽之方艷者也故風自火出饋者以饋煽者以煽君子之所致謹也瞻仰之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又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故蠶織之與中饋適相佐也為君子而不通於詩之義者必有女亂益謂是歟

九三家人之益

家人利女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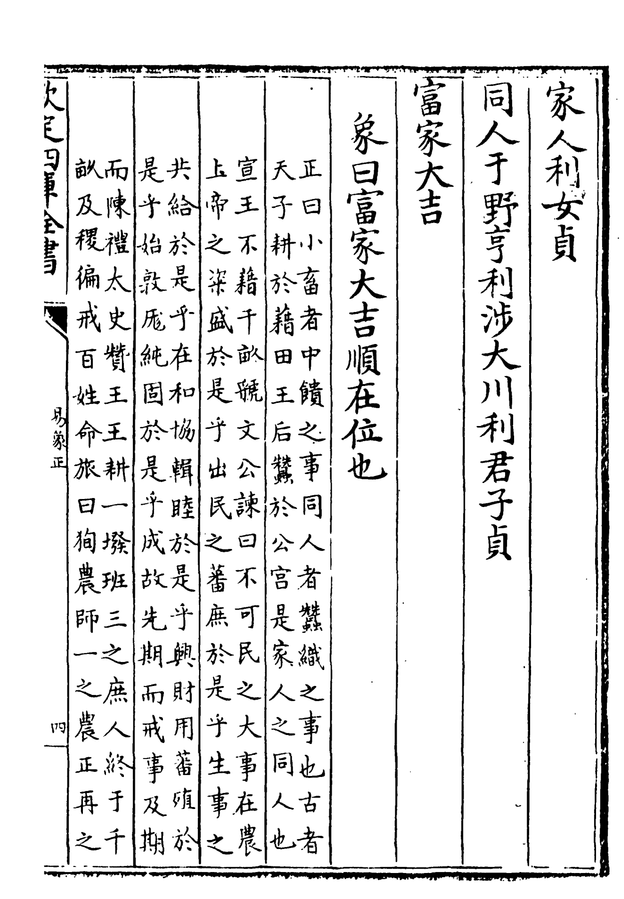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曰春秋滅國三十有六其起於嘻吝蓋十有四五矣公父文伯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母曰魯其亡乎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庶皆朝夕庀其職業而後即安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内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心其何以避辟故如公父文伯之母則可謂不失家節者矣

六四 家人之同人



家人利女貞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正曰小畜者中饋之事同人者蠶織之事也古者天子耕於藉田王后蠶於公宮是家人之同人也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故先期而戒事及期而陳禮太史贊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及稷徧戒百姓命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

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是同人之道也詩曰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其是富家之謂也即以富天下何不可之有

九五家人之賁

家人利女貞

賁亨小利有攸往

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正曰家人之賁賁不飾也君子居處假於妻子則假於鬼神假於父母昆弟則假於王者師相矣質而不吝素而不僭雖无玄黃之觀又何恤焉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故家人之賁王者之所愛也內人无儀外人无容而後其志通焉長幼有序男女有別而後其教行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言王者之假家與鬼神之格人其致一也可覯易而得其象矣

上九 家人之既濟

家人利女貞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正曰家人之既濟是不可以已乎曰何可以已也患生於所忽亂起於所䁥君子之敬其妻子婢僕皆如其始至焉故濟家之道雖十世猶若有未濟也敬姜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文伯卒戒其羣妾從禮而静故既濟之終亂家人之大誡也家人女貞則无有不貞者矣夏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夫治家人而有師政乎亦曰反身而已反身而威百度以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反身之謂也反身終吉何亂之有戒其終亂而得終吉非思患豫防何以得此乎

䷥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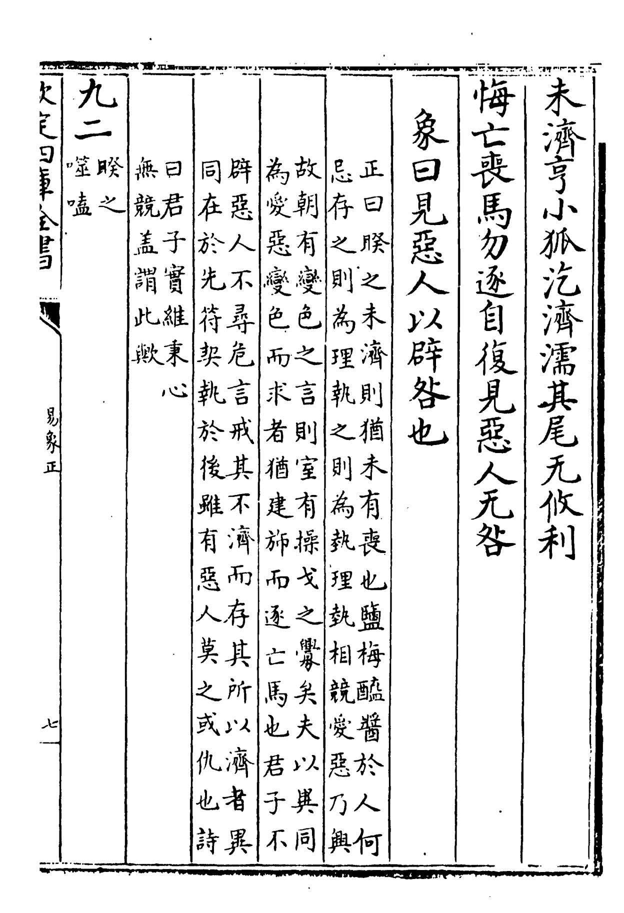
正曰同而異睽度之義也水火相互以辨內治癸在於內丁在於外同異相濟以和庶事洪範曰汝

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夫以天子之明下謀於庶人以庶人之智上參於龜筮五味相濟必有得其大和者矣而且曰暌小事吉故異同之間鬼神之所以致聽也同異致聽譬於火澤星辰水鑑雖遠未失及其究也略於爭

辨曰反身修德

初九 暌之未濟

暌小事吉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正曰睽之未濟則猶未有喪也鹽梅醯醬於人何忌存之則為理執之則為執理執相競愛惡乃與故朝有變色之言則室有操戈之釁矣夫以異同為愛惡變色而求者猶建旆而逐亡馬也君子不辟惡人不尋危言戒其不濟而存其所以濟者異同在於先符契執於後雖有惡人莫之或仇也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蓋謂此歟

九二 睽之噬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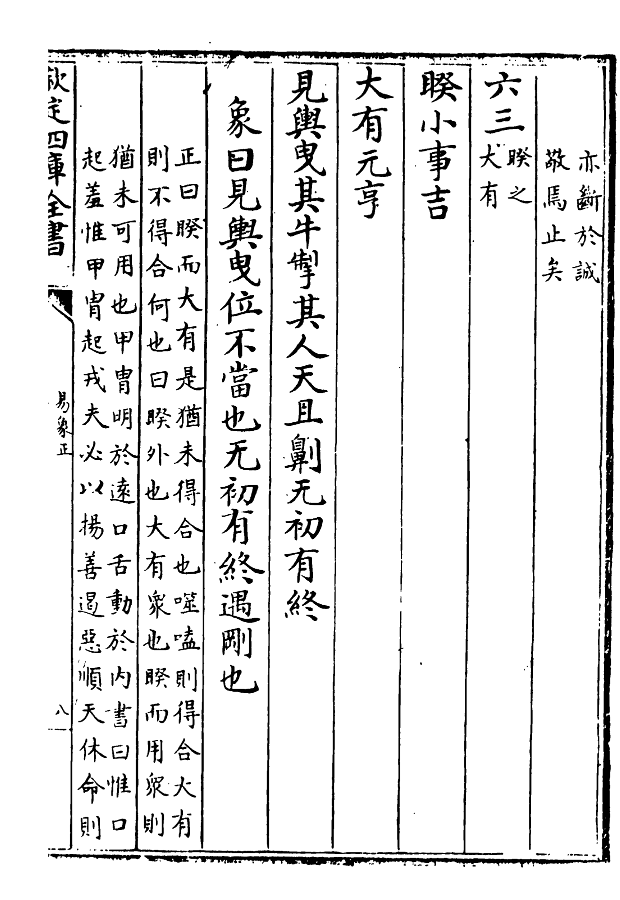
睽小事吉

噬嗑亨利用獄

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正曰道至於噬嗑而慎矣慎其小事以至於大事異同好惡无有分盻小人愛其明君子諒其誠故于門于庭于野則猶有所避之也遇主于巷則无所避之也亦各致其情實焉已矣或曰君子之有詭遇也伊尹負俎媵鬲戴盟甯戚飯牛百里粥羊夫若子亦何詭遇之有乎金縢納誥通於風雷羑里行權廸於彝教君子亦何詭遇之有乎詩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異同相遇



亦斷於誠敬焉止矣

六三 睽之大有

睽小事吉

大有元亨

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正曰睽而大有是猶未得合也噬嗑則得合大有則不得合何也曰睽外也大有衆也睽而用衆則猶未可用也甲胄明於遠口舌動於內書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夫必以揚善遏惡順天休命則

是大有者終取之矣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故始異而終同先違而後合人事也則亦天道也曳掣之凶雖古人或離之君子則亦何憂乎

九四 睽之損

睽小事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正曰獨往之論不可持也孤行之事不可為也有信於一人則衆或從之非理之附權亦其道宜然

也以睽而用損用者不鉅乎者甚宏忿欲既除渺論猶存夫世而无元夫則已矣世而有元夫則必以是為未孤也詩曰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其道在季札之於晏嬰晏嬰之於叔向叔向之於子產子產之於韓起也

六五睽之履

睽小事吉

履虎尾不咥人亨

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正曰五之與二則亦互相取也五若遇主二若噬膚剛柔之制則亦互為用也睽而履虎下有危言上有危懼噬膚之慶何為乎夫必有所遇之矣君子持論不已忤時持氣不已忤物持身不已忤衆不幸而遇豨豶則猶免於搏噬也幸而值明主則厥宗之契也委蛇隨人以異為同則君子不能也則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聖人之株芻蕘亦自昔而然矣厥宗噬膚又何咎乎

上九 睽之歸妹

睽小事吉

歸妹征凶无攸利

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

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正曰上九則猶有應也而謂之弧何也應不當位者也應不當位羣疑橫生異同之來鬼豕商羊曳輿掣牛何足以方之乎故歸妹者女怨之宗也睽者嫉妬之事也君子以異同之身立嫉妬之路其得免於天劓者幾何以為事窮而理合乎久而疑亡張弧說弧往或遇雨焉耳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亦謂是歸妹也以媾疑寇苟信其為媾以劓衆口以襄國是則亦何異同之有乎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是睽之歸妹之謂也

家人睽二陰之卦也從於北政自咸恒至晉夷為差則北政又為始矣家人睽之有兩濟損益漸歸

是北政之令也從此而下皆南北參倚為令焉序卦傳曰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何言之厲也曰是猶在中孚之交也劉裕功受命纔三年癸亥為景平元年義符踐祚不克負荷義真北歸无改其德徐羡之傅亮謝晦等遂行廢立并殺義真及義隆踐祚乃殺徐傅討謝晦於江陵是時北魏亦有令主河南相持不失尺寸而再有劉斌范曄之事撲滅清晏幾三十年猶且坦懐含哺以餌梟獍使指墜玉几軀横齋閤家人之傷何以過焉武陵王既起討劭殺濬義宣臧質亦旋踵誅夷孝建大明之間差為无事子業昏淫囚執諸父湘東朝升晉安夕殯子勛既除之後乃大殺宗室武帝二十八子當年俱盡及於同產兄弟亦用殄絶嗚呼人皆能裁弟不能裁子而亦有劭濬之變興於元嘉皆為江東之亂在諸王不在外國而亦有零陵赤紙

發於從容是則乖傷之事不盡家人之咎也蒼梧既弑汝陰復徙蕭道成无桓温之略劉裕之勲徒以王敬則褚彦回刀筆陸梁坐奸天位方是時魏太武興於中原綱紀法度頗有華風南侵不遂荼毒青徐歸而聽讒殺子斃於宗閹是在壬辰皆在家人之中交逆劬奮刃之先一歲也其後孝文之立已十二載太后馮氏猶利稱制手毒其子以擁幼孤家道之窮於茲而極夫南北分應易象乎曰猶是天下也山河兩戒蒼生繫命為之主者星物應之天地閉否豈辨種姓乎然則元嘉之誅徐傅黜義康不殺子劬義乎曰義也傅亮謝晦置君如碁已取佐命於晉室之裔又欲成博陸之業誰當安之義康不出劉斌王履之徒終為亂階至若巫蠱事發武帝終念戾據之事跼蹐屏人不為不密而潘妃一言墮及四體故威如之吉聖人之所深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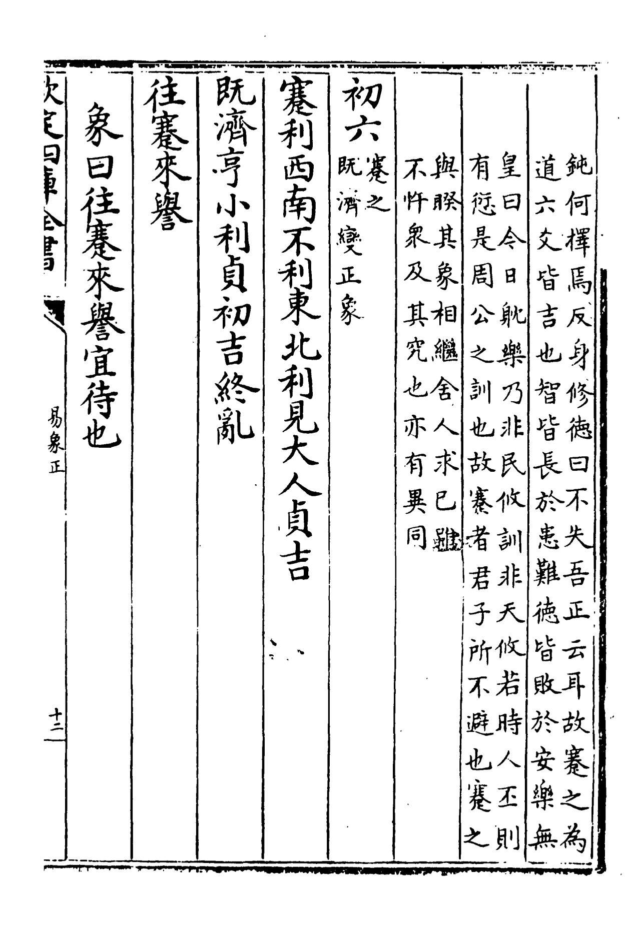
䷦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正曰蹇者睽之用卦也睽而之蹇分政南北女叒於內男蹇於外蓋自下經而淳氣且散矣又何其多故也蹇者東北之卦也睽者西南之卦也合蹇而睽亦未為吉也大人齊其德不齊其遇㝔險利



鈍何擇馬反身修德曰不失吾正云耳故蹇之為道六爻皆吉也智皆長於患難德皆敗於安樂無
皇曰今日躭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是周公之訓也故蹇者君子所不避也蹇之與睽其象相繼舍人求己雖不忤衆及其究也亦有異同

初六 蹇之既濟變正象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往蹇來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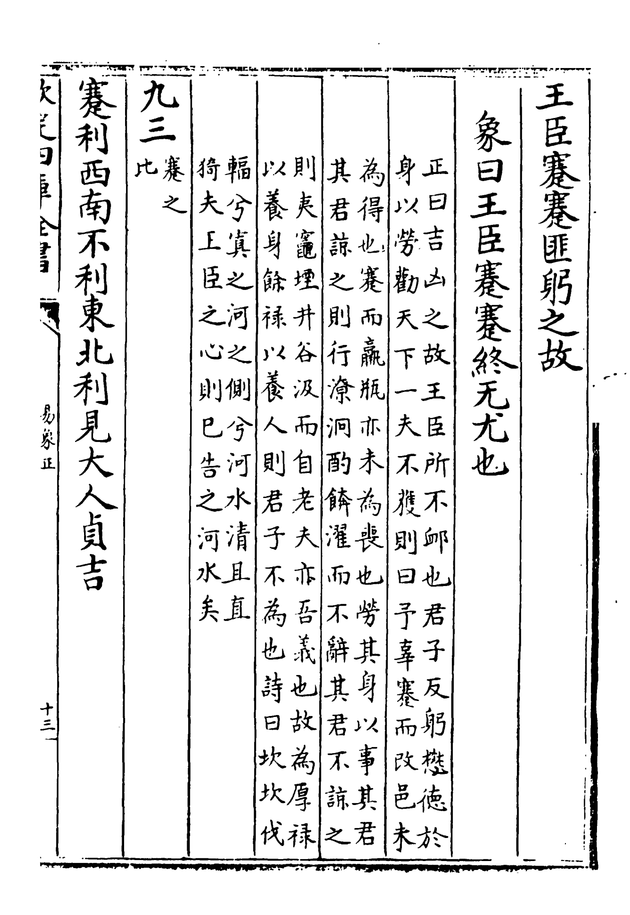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正曰方蹇而遂濟恐猶有蹇者也蹇往不可忘譽來不可邀且衆蹇之來未有不生於譽者也咎譽互根譽可以來則蹇亦可以來矣君子之思防不為其來蹇為其來譽也詩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又曰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古人之善持後也如此故待者所以持蹇亦所以持譽也涉者之回顧其義亦猶此也

六二 蹇之井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正曰吉凶之故王臣所不卹也君子反躬懋德於身以勞勸天下一夫不獲則曰予辜蹇而改邑未為得也蹇而羸瓶亦未為喪也勞其身以事其君其君諒之則行潦洞酌餴饎而不辭其君不諒之則夷竈堙井谷汲而自老夫亦吾義也故為厚祿以養身餘祿以養人則君子不為也詩曰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夫王臣之心則已告之河水矣

九三 蹇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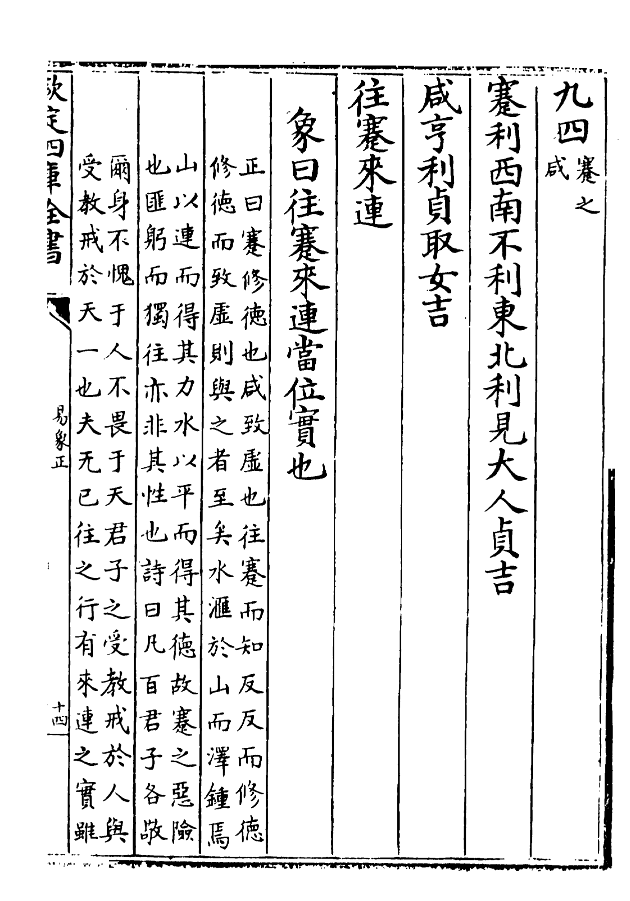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正曰蹇不可以獨往也往而用獨則多窮反而思來則多順矣故水之下於山不若其比於地也王臣之原筮何為乎夫有知止之明者則亦无所待筮矣踰險而傾流以謂顛沛反之平地瀉水亦无所不得其湮鬱也故不寧之來後夫之凶君子有所不患也得其永貞者以抵於无咎而已矣喜乎而惡陂與喜陂而惡平是何當於大人乎然且從衆而就平詩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克順克比以静觀其後是亦君子之所貴也



九四 蹇之咸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咸亨利貞取女吉

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正曰蹇修德也咸致虚也往蹇而知反反而修德修德而致虚則與之者至矣水滙於山而澤鍾焉山以連而得其力水以平而得其德故蹇之惡險也匪躬而獨往亦非其性也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君子之受教戒於人與受教戒於天一也夫无已往之行有來連之實雖

不得譽於外亦寡怨於内矣小明之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夫是則猶朋友之力也

九五蹇之謙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謙亨君子有終

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正曰蹇則朋盡矣大蹇而朋來雖致虚克順未足以及此也致恭以存位以功而下人勞不言痒役

不言愬以西南之德而成東北之業非君子而孰與於此乎故謙者九德之選也井之匪躬於是相應謙君而井臣君得其柄臣得其地以濟蹇難若炎岐雷跗之為醫藥也公子重耳十九年於外不得一士而秦翟齊楚聞聲相附雖二臣之力而謙柄所造亦已多矣然則蹇備柄地而不列於九二何也曰是未出險也憂患不除何益於慧王臣之相濟亦以教謙云耳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謙與井之自相與也以謂之大朋亦宜

上六 蹇之漸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漸女歸吉利貞

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正曰甚矣蹇之喜退也蹇而有名利之心則足以喪其身而危其家蹇而有委蛇之志則足以隕其名而墜其情漸而女歸何傷乎故遯之稱肥蹇之稱碩古人所致澤於性命也君子用世不及虞夏致身不及臯伊則亦已矣而依違淟涊以殉乎人是大人所不取也然則大人固无功乎曰何為其无功也世未喪道道未喪家女歸待時與時偕行連反之往來蹇碩如環夫必以險難為不可往者則亦過於用智矣故曰來反者智士之務碩來者仁人之義也以仁人而朋王臣蹇難以夷戡亂以平遯之稱肥何足以稱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言夫往蹇而來碩者也是

大人之事也

䷧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正曰蹇而受之解則可以往矣而曰无所往何也謂其方解者也物方孚而息之病方復而緩之雷雨方作羣首屏聽夙往夙復則猶之安處也夫君子之有安處何也君子者不與聖人爭能不與鬼神爭功天地方動雷雨為政君子則猶之百果草木也以大德讓之天地以至仁讓之聖人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庶可免於罪過矣君子必自仁也而後以仁於人故赦過宥罪雷雨之象也雷雨自天不可妄邀苟非其時赦宥不行及其究也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六　解之歸妹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歸妹征凶无攸利

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正曰蹇之歸妹嬿其有咎也故謂之无咎氷泮而雷作則亦歸妹之時也及時而歸則猶之夙往夙復也險動而説盖猶有西南之心焉萬物之終撒於其未解也解而緩緩而歸男過女憑可以不作

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是周公之事也倉庚于飛熠耀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是將率之事也以是而解解而歸妹何咎之有乎无咎八十此其選矣故但曰无咎以解夫咎歸妹者也

九二解之豫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豫利建侯行師

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正曰解而豫天地見德萬物以説獲狐得矢行師之利也故解則未為緩也豫則未為怠也去其苛疑以得其中正如是而已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故獲狐者勿宥之道黄矢者止辟之路也蔡仲之命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夫是則可謂得其黄矢者矣

六三 解之恒 正變象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正曰夫易之貴位也三不得位恒以剛處之而羞解以柔處之而吝則是剛柔兩无所處也夫恒之得羞者謂其解恒者也恒德不守動而之險夫婦之道變於内解之得吝者謂其恒解者也解德不成動而若故刑德之義變於内故外無變象内有變德小人之所伺而寇攘所從至也故解者甲拆

之會也甲拆之會而有恒風草木披靡百果剝落雨澤之利委於溝壑君子不得其志小人不得其欲其免於暴伐者幾何詩曰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是夫子所謂盜招者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夫子之意其謂季孫乎季桓子不能制其家臣而外修功於諸侯一與家臣盟于稷門再於周社盟一詛於國門再詛於五父之衢而令歲侵鄭明年侵齊令歲圍鄆明年侵衛於是陽虎以五族之徒殺雞于蒲圃既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春秋書之曰盜則負乘之事季桓子受之也然則負乘之當於恒者何也曰亦其象也解水也舟也雷也車也舟車負載緩而慢藏巽以乘水險動於下以干其上自以為一家而盜生其

中也之上六則亦猶是也然則是貞也而曰吝何也貞吝異實而醜咎同名何取之乎曰夫其德與位俱散也然則恒之解德與位猶未散也而亦曰貞吝不占何也曰恒者婦人之志解者耄期之事也彼此互取而載於亖介則聖人有憂之矣然則處於亖吝而貞志无咎者其臧哀伯與季文子乎桓公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納其寶將與之邑今日必授季文子曰人既不愛其親又何愛於君使司寇出諸竟曰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達故周內史之歎臧孫猶太史克之贊文子也言夫見利而能斷斷而能克者也洪範之志咎徵也曰蒙

恒風若解之恒與恒之解則猶之恒風也故恒寡吉辭焉謂其近於婦人也寶賄之好而負載之尚

盤庚曰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是則進於夙吉之道甲折萬物之義者矣

九四解之師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師貞丈人吉无咎

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正曰解而用衆用衆而得丈人則將舍其弟子舍弟子而得丈人是解之得朋也君子為仁不以市

恩為德不比於私昵行於西南而解於東北天下之大順也大禹之格苗晉文公之伐原皆解而後成師盤庚曰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是乃為解拇而孚朋者矣解拇而孚朋天下之大順也

六五
解之困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正曰解之困困於解者也雖困於解然且衆志繫焉天下歸焉故以眚赦為无益鈕結為有用者鬼神之大惡百姓所不附也康誥曰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故刑戮者君子小人所共為治也君子以刑戮治小人小人亦以刑戮治君子則是交亂矣諺曰獸惡網羅民憎其上故網罟始制而飛潛交喪矣然則虞典五刑康誥七殺不為廸吉歟曰虞典世輕康誥世重亦其彝正也君子不撓法以從欲於上不違道以干譽於百姓雷雨數行膏澤不分解而既困亦猶之不解也君子成信於天下則亦得其意焉已矣

上六 解之未濟變正象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正曰是春令也鷹化為鳩則隼可射矣射隼高墉非在下位而能之也古之為刑者期於无刑虞書曰好生之德治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故以人用法惟人是視是則人也以禽用法惟禽是視是則禽也故世之為悖者皆禽也治天下而使猛鷙之人據於高位則解澤之涸久矣解之未濟則猶可以解也在位羣疑率於大戛三狐既獲則高隼可射也夫以解為必不可濟以隼為必不可射猶以霜霰尚於雷雨鳴鳥絀於狐鳥也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

媚于庶人夫以君子而媚庶人亦爲瘝君造釁者乎故解之未濟君子所致決於猶豫也猶豫者小狐之事也觀於此義則易之所以垂戒者深矣然則夫子所云成器而動何也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是則夫子不謂解之未濟也曰不謂其未濟則藏器待時何爲者乎小人而在下位去之易小人而在上位去之難射狐於三驅之下无所疑也射隼於高墉之上則有所疑也亦曰待其可濟則濟矣晉人之去欒盈宋人之去魚石皆彌年而發毗待濟而終濟其惟公子友與鄭子産乎公子友之事君也誼於公不私其親莊公之疾也問後於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又問於叔牙叔牙曰慶父材慶父非正也季友遂以君命酖叔牙慶父賊般季友立閔公慶父又弑閔公季友以僖公入

自邾求慶父於莒使公子魚從而哭之慶父乃殪季友之葳器亦未為窓也待時亦未為畜也而不括有獲動得解悖亦无所不濟者矣子產之治國也直而惠敏而多知公孫楚之與公孫黑鬬也子南下而子晳長矣子晳惡未可制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有大節五而汝皆干之不畏君之威不聽政不尊貴不事長不養親君曰余不忍殺宥女于遠乃放游楚於吳及公孫黑之將作亂疾作未果子產將鄙秉遽而至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乃尸諸衢加木馬子產不逐游楚則子晳必亂且使諸大夫殺子晳則无以靖鄭國也皆數而速正之故子產之解悖則猶之季友也而子產為畜矣然則解之未濟曰无攸利而上六曰无不利何也曰去其小狐而射於高墉則无不利也夫使季友子

塵猶有狐疑之心則方覆
宗不暇何解悖之有乎
蹇解者二陽之卦也從於南政與家人睽正相反
也相反而互起是皆有咸恒兩濟焉故為下經之
綱紀繼以損益而三代盛衰備見於是也然則對
化之卦相比而起間得幾卦歟曰惟是兩卦也渙
節之與豐旅則猶巽兑之夾輔也然則是亦有異
義乎曰家道之難也咸恒兩濟相為倚伏用體之
交限家睽蹇解正於是起也於是起者何也曰體
用之相差以咸當坎以避當離晉當兩濟家人當
小過蹇當中孚此定位之卦衷於南北者也以順
當順以大過當坎以坎當咸以離當避以咸當晉
以避當家人以晉當蹇以家人當損此定序之卦
鱗次而集者也故家睽蹇解洽比之因起也易之
聯卦惟是兩者故不得不尋其始以要其終也
序卦傳曰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

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爲序卦者亦知其有憂患乎庚午永明之八年於是入蹇時則蕭鸞用事矣猶是家人也不五載一弒昭業再弒昭文儒生縛袴廢天子遂爲常事於是治道綱紀在魏魏興伐罪之師而僅付之水濵无何齊魏兩主俱捐軒駕而蕭衍高歡咸奮爪翮恣其飛騰矣蕭衍發難在十年之內既廢寳卷復廢寳融隆昌之報宜在雍州高歡發難在四十年之後破爾朱立清河才長於石勒事正於劉曜而竟留一侯景以報壽陽方蹇解之中交在魏庚子元義殺清河幽胡后於北宮先一年羽林戕張彞而高歡蓄士馬後數年梁取壽陽又兩年而胡后弒主爾朱榮舉兵晉陽沈妖化誅徐鄭魏主攸方誅朱榮而朱兆亦復弒攸高歡起乘其敝與宇文泰抗立東西兵革之事无日无之八十老公偷五十年之治而卒以貪納叛人餓委沙丘簡文既廢侯景

自立繹晉共附魏齊方智淵明不能自存徒為陳霸先厲其嚆矢耳乙亥丙子梁祚遂絶元魏亦僭

蹇解乖睽相為終始也而元魏以家難獨著天道北行從其盛者而一蹇一解自分南北北元反躬修德之期南多赦過宥罪之日可歎也夫

䷨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正曰古之為學者損益其大端矣損人以與天損己以與禮无所益而益之故損者下學之最要也

君子和說以制行至止以飭躬不動於氣不牽於物水澤澹於下源泉定於上故山澤之通氣男女之効悅君子以是致學也和而止澹而定則忿慾之懲窒已過半矣然且君子致其日損謂是源流之不可遽靜也柔以持之虛以觀之終老其身无所盈益而已矣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是文王之學也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二簋用享其謂此乎故山下有澤懲忿窒慾之象也水澤所鍾隄防不虧先之甚難獲之甚易不自謂多致虛之功及其究也以虛受人

初九損之

蒙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正曰損之蒙損亦未可瀆也致誠而已誠則虚虚則和能和而敬何憂乎忿慾何虞乎不告故已事遄往所以致敬也酌損之所以導和也天下之善損者其惟著龜乎其設象也虚其立辭也簡其取旨也要忿慾存於中則精靈不交故損之蒙亦致其和敬而已和敬以為學有不瀆學和敬以為問

有不瀆問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遄往之事也各敬爾儀天命不又酌損之事也損之童蒙雖學問猶謹用之而況於忿慾乎

九二損之頤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正曰損之頤亦各以為養也得其所養雖損弗損失其所養雖益弗益故以言語飲食為足以害人

而損之與以言語飲食為足以利人而益之是皆未得其正也然其道要於節慎則益之不若損者多矣故二簋者貞吉之實也損其二簋則已損益其二簋則已益過往而凶養正而吉詩曰委蛇委蛇自公退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此損益之謂也

六三　損之大畜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正曰夫觀損之大畜而知學之大也大畜多者也損不貴多者也擇三而從一去疑而從誠古人之言行則必有以貫之也故多言不如多行多行不如一行以損而為大畜以二簋而不家食約博之路古人則必有取之矣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一則精精則神神則化精一之端萬化以出雖定大疑濟大險則亦繇此也何獨行道之自為師友者乎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若此則可謂善學者矣三人而得師其亦謂此也夫

六四 損之睽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睽小事吉

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正曰天下无復大事也忿疾當身毫末皆大忿疾去身天下皆小慾忿相尋疾疢乃來異同其間血氣不留故睽猶未蠲忿也以損命之小損而大益以視天下之疾疾則悉蠲此矣洪範曰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變友沈潛損其欲高明彊弗損其忿損之又損疾喜乃反書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夫能損疾以濟小事睽之大事亦鮮不濟矣遄喜无咎則亦指此而為言也

六五損之中孚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正曰損之中孚明水繭栗以告上帝上帝之將享不擇博而嗜也曰吾得其精意焉耳故損无所益損而信則益也君子齋戒洗心神明其德下无朋從之助上无卿尹之援用其二簋而十朋弗違是非至誠而能之乎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豈弟之道不自滿假不自滿假而後衆歸之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則亦謂此也

上九損之臨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正曰損已而臨民損君而惠臣損家而益國夫有耕穫之心而能之乎敎思容保則君子之志也肥身肥家則非君子之事也故八月者收穫之月也菑畬未穫可以就實矣君子秉其乾德而退若山澤居不問貨藏家不言有无鼓萬物而與之同憂先萬物而與之避凶視天下无可益我者則亦宜然若喪其天下矣雲漢之詩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雲漢之凶八月也君子以是損惠不以是損志

圭璧既卒二篚是獻天下翕然信其不吝故得臣无家天下之所繇治也周公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夫非周公誰用其不富之志乎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正曰學之有損益其相起也損盡而師天益動而師人師天者退師人者進故損无學而益有學損无問而益有問也風雷相勵鼓舞以時正者得其志應者得其氣氣志既從朋來乃同故忘食忘憂不厭不倦仲尼之學也君子不以人為无善已為無過故約已而師人居上而下下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湯與仲尼皆用之也故遷善改過風雷之象也風雷迅烈次於乾乾約於天心何改何遷性命之源不廢學問學問不廢乃得其貫及其究也以立不易方

初九 益之觀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正曰益益下者也觀未有以與之也曰致其意云爾世未有不隆其事而隆其意者也夫將隆其事以實其意則可以大作矣君子有郊祀之意而後可以致賓享有禘嘗之意而後可以致禴祠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夫非大作而何以副聞望乎故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行皆不可以已也而君子本之禮樂曰使下各厚事則六府之利已溥矣君子之益下非有以與之也曰使天下信之之謂非徒取之天下者則是君子之與天下也詩曰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是益之

觀之謂也

六二 益之中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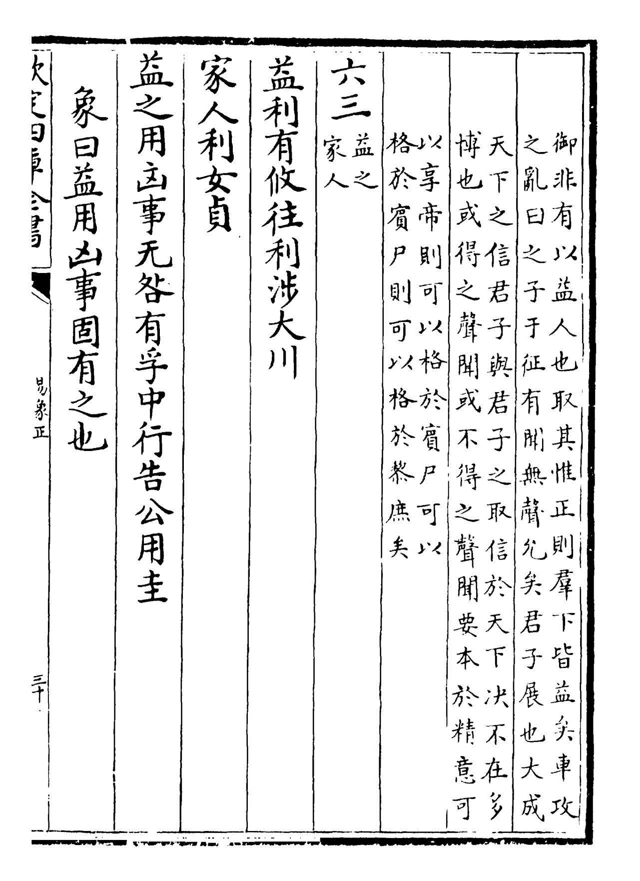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正曰是猶之觀也亦貴其誠信而已龜著之益人亦非有益於人也誠然而求之誠然而告之其益之則皆吾正也其順之則皆吾信也豚魚且然而況於神明乎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君子之庖



御非有以益人也取其惟正則羣下皆益矣車攻之亂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天下之信君子與君子之取信於天下決不在多博也或得之聲聞或不得之聲聞要本於精意可以享帝則可以格於賓尸可以格於賓尸則可以格於黎庶矣

六三 益之家人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家人利女貞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正曰六德之有女貞五禮之有凶事善詛者不以咒善禱者或以祝謂是出於天性而因為之節文值其所損聖賢不能增值其所與天子不能奪故孝子貞婦恭兄弟弟至性所命或以為偏至一往者而聖人則以是為中行中行者中理而行之无所復損則皆可益矣故益之家人真切之至也桐宫之命束山之避或以是諱談而聖人履之若家人之嗃嗃有恒有物適相告焉爾故或益之或自外來者而益之用凶事不自外來者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聖人樂為之而有不能嚴父恭子友兄順弟義夫貞婦聖人能為之而有不樂一以是為無所損益者正行而不疑故金縢之義聖人不以為誕也

六四

益之无妄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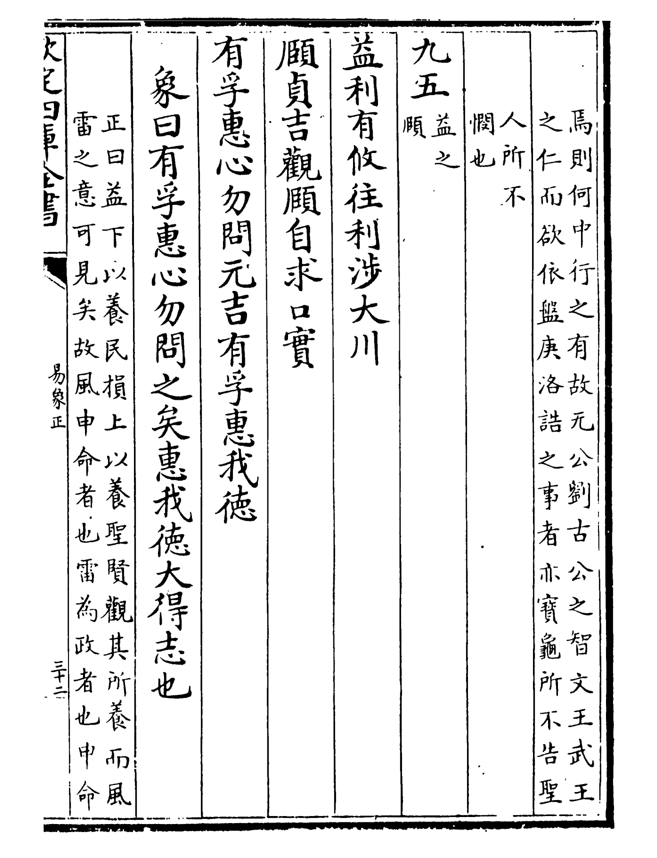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正曰家人居者也居而女貞不避凶事无妄行者也行而有眚避凶事也故君子之為道不一律也要於中行而已矣烈風震雷不數見於家和風巽雨不數見於國可以居則居之可以行則行之以為正而利往以為眚而不利往度其正而匪眚則決其不利往而利往者盤庚洛誥皆用之矣盤庚曰各匪敢違卜用宏茲賁洛誥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丕宏之事鬼神與謀聖人非樂為嘗試也

本之至誠策其永臧天地震動而咫尺是循聖人則亦不為之矣故中行告公无妄之道也利依遷國涉川之事也然則古之遷國皆冒大險亦皆告圭槷亦猶造次而遷之耶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公劉之智也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太王之治也匪棘其欲聿追來孝文王之仁也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之誼也易之大事有六建侯禦寇用刑行師遷國肆覲而取女不與焉故遷國者聖人之大災也見善而遷見過而改雖卜宅建兆亦有所不得已也六三之凶事益之而有所不避夫非遷改誰從乎然則六四中行謂當位而行之六三柔凶而亦曰中行何也曰家人无妄皆貴其誠也誠則孚孚則從從則雖遷不失其中故依遷者亦古人所謂凶事也凶事致誠故告之而不違遷之而不疑然則春秋遷國有九聖人皆无一取焉何也曰是不獲已也迫於強隣而依遷以自存聖人亦垂憫



馬則何中行之有故元公劉古公之智文王武王之仁而欲依盤庚洛誥之事者亦寶龜所不告聖人所不憫也

九五 益之頥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頥貞吉觀頥自求口實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徳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徳大得志也

正曰益下以養民損上以養聖賢觀其所養而風雷之意可見矣故風申命者也雷為政者也中命

居尊而雷應之動而受益發於心德夫以益下為事養賢為務何往而不得孚吉乎故惠者順也損上益下天下之大順也詩曰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是益之順之謂也勿問元吉則亦當位之謂也故位者聖人之所貴也

上九益之屯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正曰是猶有未利涉者乎建侯繫其中而進退不果也為主人而家人為客雲雷交動險生於外是則亂患隨之矣故曰利涉則涉矣而曰勿涉曰利往則往矣而曰勿往夫以往涉之利為不如建侯之利也則是求益而不已者也屯難之所起也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遂討馬遠子馮繼為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又无祿而多馬申叔豫三避之於朝遠子從而請過叔豫曰子南自縊而觀起車裂夫子未之知乎於是子馮退八人者而王乃安之慶氏之亡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子固不欲富乎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韓宣子求環於鄭商子產弗與子太叔子羽為請之子產曰僑聞君子非无賄之難而无令名之患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而无禮以定位之患大國之人令於

小國而皆獲其求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故如申叔豫晏子子產可謂恒心莫益者矣然則利涉而不涉利往而不往亦有順用居貞渙思匪夷者矣而益獨以也而得擊何也曰益極之必損損極之必益亦猶之否泰也富天下而不益退无家而非損以為是恒心者非聖人而能之乎故觀損之上九而後知益之將退也非所以為進也然則夫子所謂三修者何也曰夫子其謂郤獻子乎范武子將老白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非已者必益之郤子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吾懼其益之也武子請老以位益郤獻子獻子以是擊齊亦以是自擊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

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其郤獻子之謂乎

損益三陰之卦也山澤為令風雷佐之故從於北政自否泰咸恒損益剛柔相應至於兩濟為乾坤之終始而泰否損益三分其間為距乾坤咸恒三百三十六歲而自為一際自乾坤至於損益千二百一十歲而入於夬姤南北反正剛柔易位故曰盛衰之始則始於此也

序卦傳曰解者緩也緩必有所損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是何義也曰亦其義也是其意不為義起也永定元年陳霸先自立弑其主方智宇文覺亦弑其主欽自為天王曾不數月宇文護亦弑覺南北之智孰為俱諆夫猶是損之初歲也不則蹇之中交也於時周齊兩大陳介江南蓋自梁營淵明之時則固齊魏之屬國也陳主藉席故事黃鉞即真不三年而殂蓋自永明建元

隆昌三篡立主未有過三年者安成北還伯宗坐廢叔寶嗣之與敗為餌天塹之險墜於婆娑韓賀一鼓辱井梯繩可歎也於時高緯昏虐周邕亦殂中原禮樂蕩然將盡而戰爭天厭欲還一家楊堅以元舅之執手攜幼主得其寶圭上无劉宋中外揵伐之勳次无蕭齊骫箭引滿之迫下无蕭梁戮兄遣客之危次无陳武討景弭亂之業雖高洋宇文泰之取兩魏未有如此之委蛇頌容者也泮自開皇巳酉以前叔寶至德戊申以後損益中交從際歸唐前際歸晉晉承八體卦分裂之餘領於咸恒以居遯央下經之有天地雖逢衰亂不失正統則是遯大壯晉明夷之以也家睽蹇解損益則六子爭治矣夬姤萃升隂陽易位而天地不改唐室乃受之故漢之有魏運之終也唐之有隋運之始也每限中分交之天地故一卦之限各三十三年而新陳相次觀於中交乾坤定位成列而運限所

値思過半矣盛衰之始夫蓋謂此也然則唐得為盛朝乎曰唐固盛朝也自魏晉以來三百八十四年至大業之初臣弑天子者二十子弑其父妻弑其夫者再胡羌小國不在此數而唐室僅一見安得不為盛朝乎

易象正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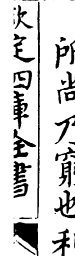
易象正卷八

明 黃道周 撰

䷪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正曰夬姑洗之卦也萬物齊潔盪滌去穢其律六十有四神明之所取斷也是而猶有忌焉何也即戎之德難乎為上也說而和用以能通健而決不用以柔遠揚庭告邑則猶自為治也或曰施祿居德之適相戾何也曰君子自治不以治人厲巳不以厲人爵祿之在王庭予之不敢思奪之不敢怨去小人而有怒氣畀君子而有德色是皆君子之所甚忌也君子居仁而不居惠居義而不居利居於无所利而不居於為仁義者詩曰為謀為毖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天位天祿係於王庭王者以公於天下君子以奉於王者致謙以居之致恪以受之又何乎號之有乎書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則可去其夬夬者矣故夬者施祿及天下之象也施祿者不自德厚下者不自宅及其究也

為厚下安宅

初九 夬之大過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正曰勝而往亦豈无咎乎大壯之趾則猶有孚夬之前趾則遂得咎何也大壯而恒則猶未為過也夬而大過則是為過也夫以五陽决一陰而猶有不勝何也曰棟之橈也其壯不任事機未决而漏

言先洩肖人自防其柄倒持往而不勝又何怪乎曰是雨利往也利往以求制勝何壯之有曰是无位也而動已務君子制事而下人是謀鮮有不覆者矣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壯趾而夙夜何肖之有

九二 夬之革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正曰革則有位矣有位而用柔孚惕厲號天下信之然且似有憂恤者何也熠燿行宵蜉蝣出陰朝宁之有小人猶邊庭之有夷狄不保其无但曰夜行而已君子之治小人不能使小人絶類能使小人信志莫夜之惕號非曰怨憎亦以自警也詩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爵位者朝廷之扞掫也爵位晝明扞掫夜勤雖有伏戎勿憂之矣故曰氷炭互勝者朝廷之大戒也以知其消長節其蚤莫則可免於厲矣

九三夬之兌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兌亨利貞

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正曰健而説然猶之健也世未有不獨行而能健者也獨行壯頄其勢必爭麗澤而往衆志乃合故獨行者君子之志麗澤者君子之務也君子合衆以成務致獨以畜義夬夬而行雖未得志天下猶且信之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太王是也夫无獨行之志而欲成麗澤之務道謀棄於下黨議發於上雖曰无慍與壯頄者同敗也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九四　夬之需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正曰夬決也需不進也夫以夬決之時進需時之策誰信之乎君子因時相物而動退而謀其身進而謀其人无膚之臀不可行也牽羊之策不可前也於是而道決進之策則亦且疑之矣君子之居德也為兌而說為需而待說而獨行待而能斷故以謀則寡失以動則无悔若濡有慍聞言不信則猶未失斷也周公出師於畢龜焦而棄龜陳師於牧雨至而決戰周公之獨行也文王伐密而密下伐崇而崇降然且七年大勲未集是文王之次且也文王次且不以為怯周公獨行不以為壯夫亦

曰時而已詩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文王周公之謂也

九五　夬之大壯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大壯利貞

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正曰夬之大壯動而震姑洗之律被於太蔟陽疏怒生不必滂隂夬夬之陽得其所求於斯時也贊陽出滯考神納賓因其大采以修日德則猶之中行也故莧陸采而蔬圃治蔬圃治而嘉穀秀詩曰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言治小人者也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言治君子者也莧陸之賤不逮小人其貴不逮君子庸猥之材與時俱榮夬夬而用之夬夬而去之明昭之賜則必有與者矣夫以盛明之時无登庸之業博碩之薦而試掄於莧陸者亦各其宜有道所不訾也故曰中行无咎雖云大壯則猶之中行也以大壯為中行則是聖人舍其韋佩也

上六夬之乾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乾元亨利貞

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正曰夬而乾何凶乎易之觀夬與其觀剝也猶之臨遯各儆其所終故天道之長消聖賢所大憂也

君子以是而夬小人小人亦以是而夬君子矣故快心之事君子之所流涕也无號終凶鬼神之於

小人何謀乎曰王庭孚號亦欲不信於天下云耳君子不以消長聽之天道不以進退委之國柄乾

乾夕惕以圖其後詩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是乾元之所思永也故孚號者君

子之不獲已也

䷫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正曰是蕤賓之卦也蕤賓之律五十餘六不可以損矣不可以損而益之益之彌壯故易所不敢取也然則樂有正聞姑洗蕤賓猶之陽律也而為女壯何也曰從律則謂之陽律從卦則謂之陰令矣君子肅於陰令以察夏至謹其起居無有不恪節嗜慾尚澹泊屏息斂身以待陰陽之自定於是而有佚志怠色則其蓄育不備賦命苟薄神人所酬獻不從焉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君

子治其房闥以椄神明早服夜息如御賓客故姤之女壯君子有所不取也不取女壯而施命誥四方者何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天下如家安知四方及其宄也以閉闕獨復

初六姤之乾

姤女壯勿用取女

乾元亨利貞

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正曰金柅乾也羸豕姤也繫于乾則姤不為政孚于姤則乾不為政矣楚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

問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无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周旋惟道之從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而吾子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故曰金柅之繫違而道羸豕之孚從而逆貞吉不佳則近于道者乎

九二 姤之遯

姤女壯勿用取女

遯亨小利貞

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賔也

正曰包有魚女子之祭也女子尸祭不及賔客爵升在門不顧内廚記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見女壯而思避者夫亦有伊微之心乎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婦則猶之包魚也

九三　姤之訟

姤女壯勿用取女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臀旡膚其行次且厲旡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正曰女壯而知訟則亦知厲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言夫婦舌之階厲也君子於訟以作事謀始於歸妹以永終知敝而姤之訟兼之故次且之行未為蹢躅也君子省於内德足以制義省於外德足以制慝嬿婉之交何國蔑有包魚以訟其中羸豕以訟其初凶厲以訟其終則亦可以免咎矣周室之興也皆以姜任其替也皆以驪隗夫豈姜任之女蒙驪隗之女壯乎不有女壯何以敵國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九四

姤之巽正變象

姤女壯勿用取女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正曰女壯而乾孫重巽申命婦人為令故包之有魚則猶內政也包之无魚則是外政也豔妻煽於內卿士應於外從我公事而舍其蠶織天下既敗則從此始矣詩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故姤而行巽君子之所惡也春秋書公及夫人如齊與夫人歸自齊孫于齊是春秋之嚴也春秋之不獲已也亦猶之申命施誥使天下取則焉耳

九五姤之鼎

姤女壯勿用取女

鼎元吉亨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正曰瓜易敗也杞不易敗也姤賤而鼎貴也以其子貴其母以其陽德養其陰節以其不易敗養其易敗者故坤之含章載謙以從其君姤之含章載鼎以從其夫臣道以得妻道不失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故以樛木而縈葛藟含章之義也君子猶或知之以福履而成君子有隕之道也君子則不之知也君子體道以養萬物使其陽節不既陰節不亢以御臣妾騶從各得其所詩曰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是姤之鼎之謂也

上九 姤之大過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正曰姤之大過過在勿取女者也鹿之感陽麋之感隂時至而角解角解而不交君子遇窮而顛顛而不復遇吝則吝矣失亦其時也何咎之有故大過之滅頂與姤之姤角其義不相遠也時過而遇凶與時遇而過吝知命者不失其命知性者不失其性周公之誅管蔡不以為罪夷齊之避明時不

以為鄙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大過之姤與姤之大過其要无咎一也其其皆有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之心乎不然何其詞之危而平顯而明也夬姤二隂之卦也是宜在北政而繫於南政何也三才之等六尺四寸自四尺二寸而入於下際餘二尺二寸以交於頂踝故自乾坤至於剥復二十二卦人身之上際剥復至於損益腑臟之海滙也夬姤而下股膝屈向交於北政故夬姤萃升南北反易三才之等九道之緯於是可別矣故易者天人之大辨也天地之有夬姤皇王升降男女遷化世運不齊皆繇此出以夬姤而別下際以剥復而別中身兩濟乾坤頂踝始終規而圜之一南一北日月出入鬼神所行十有三萬一千六百餘里經緯隂陽上下終始蓋亦猶是矣故剥復夬姤聖人所以命鬼神而別天地也易之為道不亦精乎

序卦傳曰益而不已必夬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雜卦傳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是皆為長夏之會也唐武德甲申始入夬限是歲六月慶州楊文幹受甲於建成欲圖秦王玄武門之䘏則構於此也又明年丙戌秦王殺建文元吉乃即帝位上皇讓居北宫故為王李與泰伯子臧之難也以魏徵輔建成以王珪教魏王泰而皆有市心豈時會使然抑人謀之拙乎太宗既納馬周之言置酒未央奉觴上壽頡利起舞馮智戴詠詩真古今一時也而內不能監玄武之事使青雀投懷承乾貫䘏猶外侈靈州之伐遠勤安市之師故為帝王而欲絶慾以誅仁義非堯禹不能矣甲寅之距甲申正三十年夬姤中交而才人武氏始為昭儀歿武氏入宫在貞觀丁酉十二年十月時方十四距永徽甲寅又十八年姤女已壯而施誥四方夫古人亦已及此乎疑似之形殷李君

羨故讖緯之書君子之所絕口也雖奴柔懦恐不克終文皇之言不為不智而天鼓其波水沴屢作在廷諸臣无一人議其始者及雌形既變骫滕已翻乃叩頭泣血以明不可使李勣義府敬宗三人者推刃諸李幾滅唐宗豈不哀乎丙辰顯慶而後尚三十餘年包魚蠲豕併發其毒酖廢三子殺十二王朝士破滅者幾數千家雖以狄仁傑婁師德之流亦含詬忍恥待盡而已談者以春秋姜氏不去夫人謂臣无挾君以子去母之理正當委曲以奉雄狐栖遲而觀敝笱嗚呼過矣夫使文姜覆魯之宗敬嬴絕文之祀即三家諸子亦有起而殉之者必以季孫行父公子遂為百世之模亦不達於類矣夫亦束於權勢偷日視陰无繇從聖賢問其沐浴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正曰澤上有地其象修文地上有澤其象修武何也澤上有地則澤在地中百流歸之人臨其上以為教思容保文德出焉盛明之時也地上有澤則澤冒於地百流泛濫人萃其間以為戎器不虞武事出焉憂危之時也憂危之時而為假廟用牲何也是猶之明盛也大衆所聚不得禮樂必有戈矛

故羽籥干戚兩者相為救也詩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是猶之盛明也而韎韐鞞琫及於君子故俎豆軍旅兩者亦相為用也及其究也為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德

初六 萃之隨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正曰萃而隨雖不為亂其道足以亂矣是非有終孚也號笑焉耳君子獨往不隨丈夫獨行不隨小

子萃而隨人何為者乎故號者喪志之事往者正行之道也春秋之會盟何歲蔑有其孚而尋之皆不終也其號而隨之皆亂也魯僖公不服於齊與衛莒盟於洮又盟於向齊人來伐臧文仲病焉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展禽以膏沐犒師齊侯問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曰何恃曰恃二先君之職業昔成王命我文公及齊太公曰爾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恃此不恐齊魯乃平夫僖公則可謂亂隨也文仲則可為號萃也展喜則可謂勿恤而往也夫無獨往之志而以亂隨人者是大衆所為握笑也

六二 萃之困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正曰萃而困衆志乃固薄物以祭猶可以福故衆困引吉難以為信也而大人終信之者憂患同恤衆人之道急病讓夷君子之務也魯饑文仲請糴於齊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令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乃以鬯圭及玉磬如齊告糴魯人賴之稱之曰智故引吉之義未為選事也衆志所在吾因而從之雖困不殆禴祭之與大牲亦異物而同用也若臧文仲者利用禴矣

六三萃之咸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咸亨利貞取女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正曰无咎而又何吝乎謂其與衆同義也衆呼而衆應合志於隂無復正助或告之䫉難則相視興歎以是為吉凶同患者是龜蓍所不與也故大牲禴祭大人之所貴也號呼咨嗟則小人之事也大師將動䫉難且作智不足以慮遠義不足以用衆而泛泛焉與衆人同志者若溴梁虎牢翟泉之會

皆是也雖云无咎吝必從之詩曰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其萃之咸之謂乎

九四萃之比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正曰萃之必有比勢也比猶有不寧之虞焉比於上而得其信比於下而得其順則是大吉也情偽相攻好惡相晻琴瑟之專一水水之相濟則未之聽食也夫當衆萃之時大臣比附以行威福下有

得衆之疑上有震主之嫌天子孤立羣下不親則亂矣萃而比則猶之從王也從王而吉何咎之有則吉曰之詩曰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車攻之詩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夫是則萃之比者也後夫之凶其轅濤塗之謂乎抑鄭伯首止之謂乎

九五 萃之豫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豫利建侯行師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正曰萃有位何謂也天子無故以王人會於諸侯諸侯有事會盟而不朝於天子故春秋無義戰則亦無義會也北杏陽穀之會皆是也葵丘之賜胙陽樊之請隧或貞或悔則亦其志也然且天下不信之者古者天子受命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朝于天子乃自相朝也天子有事於羣后命侯伯致討錫以弓矢事成而獻於天子侯伯專征不得自相命也故萃者天子之事豫者侯伯之道也天子有命建侯行師以討不庭而征不服則无所事萃諸侯伯而謀之諸侯伯自相萃而謀行師則无所事請命於天子故萃之豫非所彰信於天下也大德而永貞猶可以伯否則以彊臣盟會自教其下也故比之原筮豫之元永貞萃之四五皆用之是天子諸侯之互相取也救許城邢立衛猶庶及此也

上六 萃之否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正曰萃咸之嗟如尚有小吝萃否之涕洟以為无咎何也夫亦其時也知人之難古帝靳之災眚之著不虞閒發萃而得否上下動色大衆齎嗟神將與謀故萃而謀泰飲食宴樂則是不可為也萃而謀否齎咨涕洟則是可為也抑戒之詩曰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埽廷內

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故如衛武公則可謂知萃之否者矣沙隨平丘之會則亦不足以諱也

䷭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正曰升猶似有恤者何也根伏於地陰揜於上二陽并進利在不蔽故似有恤也君子患德之不積

不患不在高位樹藝拱把不見其益有時而長故考德論業稽古達務君子所為高大也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夫以家邦之親長為四海之敬愛非積學而能之乎君陳曰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其諸升之謂歟夫以繼長為志以下位為恥真小人之事也故升者順德用積不見其益惟天惟喬日月邁征及其究也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六 升之泰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泰小往大來吉亨

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正曰升而泰允升大吉勿問之矣泰之麗於乾坤未有不利者也而升與大畜其著者矣甘臨之有憂何也憂夫已大者也天地之否泰託於人不託於時君子彙征小人屏跡則是道泰也甘言日諂長民日驕則是道憂也升之初六隂動而從陽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是當元愷之時也至於八士而僅乃再值夫逢是時而後言升不亦已難乎

九二

升之謙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謙亨君子有終

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正曰升而謙位髙而下人善世而不伐益流福好之所歸也詩曰雖無旨酒雖無嘉殽雖無德與女晏嬰季孫行父趙衰范燮皆用之矣故禴者神明之所繇通也孚而用禴衆志以格神道以得三讓而升堂百拜而受享夫豈為福日免咎而已故致讓存位非德之至者也孚禴則庶乎可也

九三升之師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正曰升而得師衆志以歸為禮則有節為度則有制崇高以為志容蓄以為量是亦大人之道也故虛者邑之聚丘也升虛而望羣動瞭然以觀衆則得其辨以用衆則得其利伊尹之升陑衛侯之望楚則亦丈人之義也君子不恥下位而恥其德之不足以辨物不樂高位而樂其道之足以濟衆升而師則亦庶乎當位矣當位而升何疑之有

六四升之恒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正曰升而恒未失常也君子順德累世不失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荒則用升也康則用恒也以十五王之德服事五十年亦可謂恒矣岐山之亨未為不順也君子守其順德以俟天命拘縶之窮不以為戚弓矢之錫不以為寵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夫以文王之德而一曰不回再曰不回則用亨西山而僅得无咎何為過乎故以庸人之德而𧷤

非常之福亦鬼神之所惡也

六五 升之井變正象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正曰升之井猶似有恤也而大得志何也曰泉動於下而澤升於上瓶繘雖羸而井德不改故井德

者百世之務羸瓶者一朝之患也君子患受德之无地不患受福之有失汲井以為養升階以教讓故小人樂其利君子樂其志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行潦且然而况於井德乎故勞民勸相有位者之敬事也

上六 升之蠱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正曰物消於晝而長於夜日夜相息而後不息者見焉草木寘升則各有極也聖人以其不息緜其相息者以其有極而引於无極亦曰幹蠱貞甲而已先甲後甲晝夜所以不息也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抑戒之詩曰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故蠱之利寘升之利貞性命之義也體升以幹蠱體貞以幹寘積德之致也夫不有道德而談性命於消息之故不已迂濶也乎

萃升二陽之卦也是宜在南政而繫於北政南北別繫是則視於夬姤矣故南政二十有四夬姤北來而居其際北政二十有四萃升南來而居其際夬姤萃升天地之大別也人身體竪竪而別之三際不等天地體圜分其重卦三際各二十四故夬姤萃升別其離次而日月出入陰陽之道縣可識矣體竪頂踝交於咸恒體圜腑臟結於兩濟圜倚異用而經緯如一兩極之間為天地心日月距極

各六十七每卦歲歷亦於此出故曰升降遷化命歷之義亦分著于此也

序卦傳曰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是何謂也曰亦各其遇而已是猶未出姤也長壽延載之間歲在癸已是安金藏剖心之歲也又五載戊戌廬陵王始還東都辛丑還東宮乙巳正月乃誅易之昌宗冬十一月武曌乃卒以一鶯雉濁亂朝廷者五十年狄婁姚魏皆為宰相俯仰其間及武曌暮年思子發夢乃徐出數言續安蘇之後可恥也魏元忠手戕敬業流涕凶門醸韋氏之亂揚三思之灰而猶數騰輔頰以居懋名亦可哀也觀於景龍景雲之事戎器不虞信難除矣相王不監玄武門之𠉀叅授玄宗使太平亂行致有登樓之變玄宗又不監後漢之𠉀輕用內侍使力士擅權遂開觀軍容之漸自元年癸丑至丁丑二十四年諸賢謝事李林

甫牛仙客為政遂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以寵惠妃又五年甲申以安祿山節度范陽明年是誦新臺之詩又七八年林甫乃死國忠用事又四年乙未悉以蕃將代漢將而祿山遂反論者以祿山之反國忠趣之國忠不趣山寧不反不除不戒戒禦乃大且以謂男戎之既細於女戎之既也乎丙申祿山僭號陷長安天子促駕於扶風太子即位於靈武自鄭洎翟泉之後旡有也天子至鳳翔乃遣使祀張九齡劉生曰樊豐敗而後祀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竇遼水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思之晚矣然亦未為晚也幸而鬼神害淫祿山思明數年之間俱有子既上皇還蜀居興慶宮御樓瞻眺李輔國因之遂鼓唇舌執縶西宮憂生倉卒蓋自玄武門承天樓興慶宮之事三變矣然且不至於篡弑夫謂夬姤萃升亦獲乾坤之用乎乾坤之擁女既其敗如此也乾主而坤臣乾外

而坤內互相取也

䷮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正曰澤无水何也水涯於澤則謂之澤澤決於水則不謂之水也澤決而水道赴壑之智勇於蹈險

君子以謂之致命小人以謂之尚口故言不見信

君子之所謂困也君子畜德於中不言於外淺深

莫測清濁莫分无所利於人而天下信之畜義於中揚聲於外獨行不疑獨言不違无所利於身而天下疑之故天下之得其理義者鮮也詩曰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夫是則可謂困矣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夫是則可謂不失其所矣困而不失其所雖有危言何畏之乎然則致命遂志何取之漏澤也曰盛水則无澤盛澤則无水遂命則不見志遂志則不見命殺身成仁或為之殺人媚人則不為矣其究也為明庶政无敢折獄

初六困之兌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兌亨利貞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正曰險而説則是説險也困初而剛動不信而言則衆以為樂既矣世有樂既之言无有乎源不可恃流不可迅上兑不塞下兑立決故當初用之時雖有麗澤君子猶以為不可也何也講習之言亦大人所不事也世而猶信麗澤之言則君子之免於困也久矣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故臀木入谷君子有所未免也

九二 困之萃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正曰困于酒食用衆之義也朱紱方來假廟之致也利用亨祀大人之貞也征凶无咎不言之信也

夫有方來之福而有征凶之𣪠何為者乎困而得衆為上之所惡也上之惡下專其名下之違上分其情朱紱方來則未可知也辟木入谷則未可避也以不信之言往嘗於上則上以為動衆造謦瘀

君者矣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用此道也鬼神聽之矣

六三困之大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正曰困而棟橈棟橈而往何之乎君子當困有所不避也非所困而困則有所不為也困之大過巳過矣而猶且往則是樂𩑶也古有樂𩑶而往者无有乎九侯之事是也君子正命以致其命正志以遂其志匪正之眚則循之无妄妻身以侯之然且君子无所懼悶也

九四困之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正曰金車徐徐坎未滿也吝有終心行尚也天下之可信者其維心乎習坎之言心易之所貴也君子當阨不求速去待命不求速至盈科而得其漸滿節而得其候雖有違言久而必從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如東山則可謂困於金車者矣

九五困之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説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説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正曰是困之解萬物甲拆罪過之所緜免也罪過之生始於爵禄赤紱之與劓刖互相掣也赤紱不去劓刖不説夫欲不去其赤紱而説其劓刖此豈一日之誠而能之乎故澤水之决竭而困雷雨之合集而解史巫以通之神明以將之以為是得於祭祀者而聖人猶以是中直之為夫神明則中直

之準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是小明詩人所求說於祭祀也

上六 困之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正曰困而訟則何當之有乎夫訟者所以為悔也世未有困而不訟訟而不悔者也葛藟臲卼皆生

於訟訟窒惕中則臲卼可安葛藟可去矣然則困可以不訟乎曰已困矣又何訟乎使訟而見信則不如不訟之信也申世子曰敬賢於請詩曰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是猶未能至於無訟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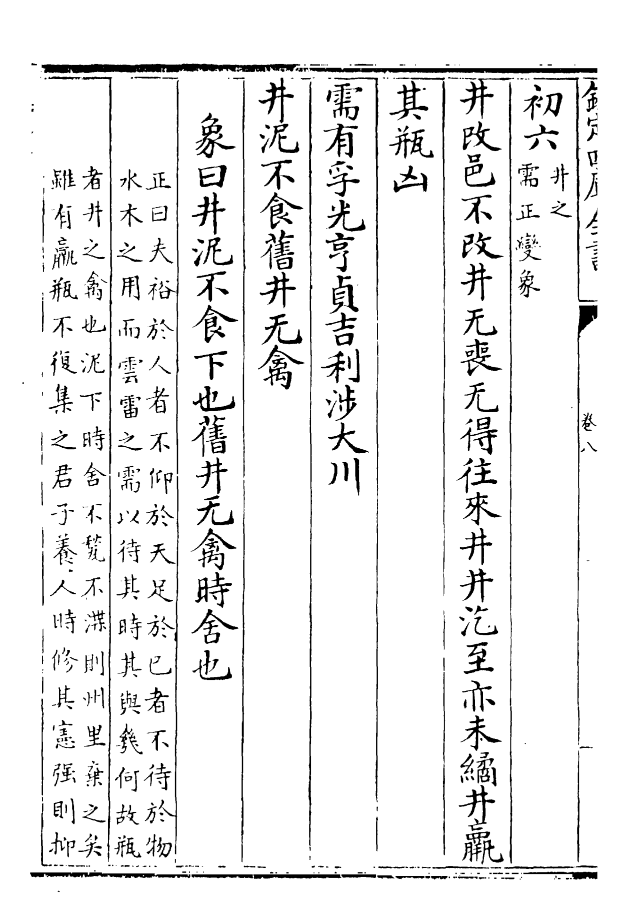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

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正曰觀於井而知養民之勤也井之関瓶多矣然而繘者不疑羸者无怨謂瓶可改而井不可改也君子為憲布於象魏時事或違而更令易人不為怪者亦主於誘掖勸助而已矣故謹於用人慎於用法君子之志也用人而不終用法而變更君子之不獲已也君子之敬慎不敬慎於瓶而敬慎於繘之者故觀於繘井羸瓶而後知懼也伊誥曰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夫以勞民勸相而不慎於使令奔走之臣於以嗟嘆豈有極乎詩曰微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夫勞勸之不至者也故井者勸勞之象也井不廢爕情不廢法其究也為明罰勑法



初六 井之需 正變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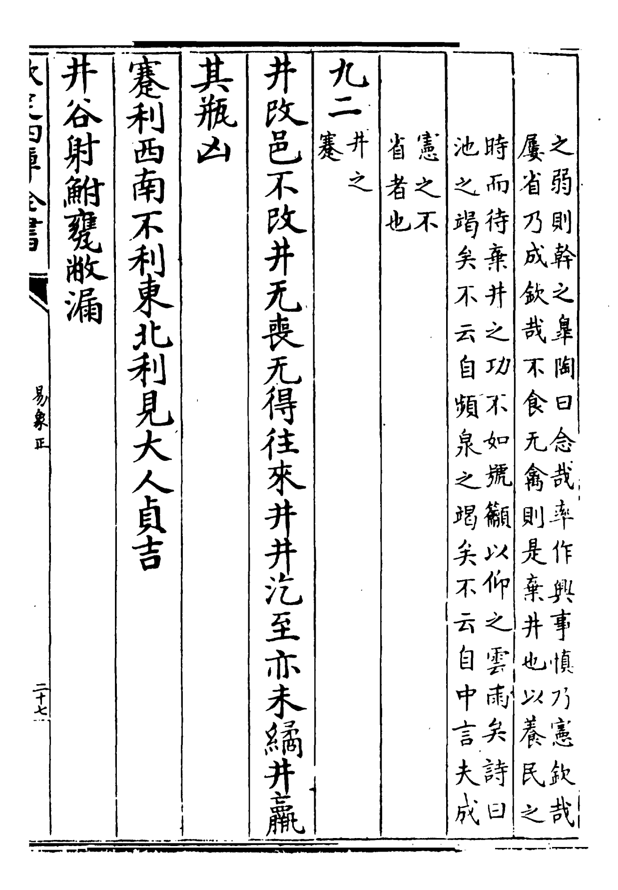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正曰夫裕於人者不仰於天足於已者不待於物水木之用而雲雷之需以待其時其與幾何故瓶者井之禽也泥下時舍不覧不渫則州里棄之矣雖有羸瓶不復集之君子養人時修其憲强則抑



之弱則斡之臯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不食无禽則是棄井也以養民之時而待棄井之功不如甁羸以仰之雲雨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言夫成憲之不省者也

九二 井之蹇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正曰谷射甕敝非蹇而何故井者所以修政也蹇者所以修德也以德修政故養者得其地難者得所濟蹇而方難則必有旁漏四射不任其事者矣上不修德下不任事故多勞而鮮功屢勸而罔濟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憲憲泄泄猶谷之射鮒而甕之敝漏也

九三　非之坎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正曰井有坎萬物之所就養也養賢及民惟心而已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君子以養賢為心使教事有習德行有常則明昭之賜與天下共受之矣渫者井也汲者繘也繘腐井渫谷射甕敝雖有行人泂酌莫從故上不求賢下不貢士王者所致辟也天下之不祥則莫大於蔽賢者矣舜舉十六族而升於大位季孫行父逐一莒僕而五世食福焉王明並受何疑之乎周政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是可以教汲者矣

六四 井之大過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正曰井而大過有過於羸瓶者矣羸瓶射鮒井敝必修故疆界之辨溝洫之設明王之所致力也君子之於養人有過其事倍其力而猶為之者若井谷而甃之是也古者徹田徹田而後井之井久必敝敝必復修之修之不復而後以為阡陌魚肱以為阡陌魚肱而後量之均之孰必不復故先王之

法一敝不修必以所養人者害人是則非井之過而修井者之過也故廢官舊職先王之所畨舉也以為天廢而去之必有人戢書曰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非改井之過而不修井之過也

九五 井之升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正曰井而升賢人得時汔繘有功夫當氷堅之候澗谷沍陰水泉不鳴而井獨以是薦其寒泉使喪者有所得惻者可以食夫非汔繘之能而誰乎齊得夷吾於叔牙秦得繇余於蹇叔楚得叔敖於子文皆非井之能而繘之能也伊訓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夫後人之思俊彥有若先王之勤者乎故曰勞於求賢而逸于致治是先王所為勞勸也

上六 井之巽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正曰井道之成則莫如巽矣井之羸瓶則不巽之故也下民之情難於慮始而可與樂成井方渫而幕之過者心惻已汲而普之行者共孚故人主得一善人行一善事未嘗不與衆共其明福也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從民所好天下亦好之從民所惡天下亦惡之三詩所稱豈弟樂只无不從民者則井而巽之謂也

困與井三陽之卦也從於南政蓋自夬姤萃升離次而外復依其常所以別經緯之素也又自咸恒損益而來於是三舍陰陽相從各以其倫困井之義為物已極而後天地變化帝王鼎革又從此始

矣則易之變化無窮而非推衍之儒所能窺也
序卦傳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是何義也曰是亦近於道者也易之為君子慮也憂以深其於陰陽常嗟其往復若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盈而不已必決是也唐室之盛至開元極矣其為亂亦備古所希有肅宗庚子上皇既入西内壬寅遂崩肅宗亦崩李輔國遂弑張后及越王係代宗即位輔國已死然亦稱中書令博陸王自童貫以前僅有之也代宗初年聽僕固懷恩之策以河北諸州付薛嵩田承嗣李懷僊三賊帥而河北遂以不復自是節使留後紛紛相授矣癸卯初年吐蕃入寇即用播遷元振夕放朝恩晨舉以為李郭之才不及魚程者而又使元載剛拚其後含容八年乃克一決終代宗十四載之内無間焉德宗庚申六月遂築奉天城以建元之歲為尾避之謀諸節度漸尋干戈不三年朱

淄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朱泚迫長安李希烈僭號李懷光叛去天子自奉天再奔梁州艱難崎嶇而猶不知盧杞之奸盧杞死而裴延齡用白志貞竄而竇文場霍仙鳴用瓊林大盈散而進奉宮市開賴李晟馬燧之力以克還都邑於李泌陸贄之言未有所省改也困曰有言不信以徽纆為朱紱蒺藜為金車雖興元詔書亦何以信於天下順宗嬰疾无足紀者憲宗之朝有李絳裴垍李藩諸賢皆識大體通時務裴度繼之廓清淮蔡於是李師道奉表納質王承宗復獻二州曾不一年驕侈生心皇甫鎛程异以市井俗吏蹤居中書裴度屢疏而上指為朋黨唐之朋黨皆自憲宗右鎛异始也而論者以為始於牛李對策過矣憲宗既崩方鎮又亂藩鎮之既蓋自代宗初年終於憲宗末載而稍一蘇裴度疏云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

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危哉是言也微裴公必以是謾上居功者矣大人維心有言不信裴度亦有焉庚午辛未李懷光反上奔梁州是困井之中交也以用序溯之在漸歸之候故睽家歸漸夬姤萃升與唐室相終始也然則謂井困者何也是體卦圜序也下經之辨四著乾坤晉得遯夷首之以噬唐得姤萃究之以困至於鼎革又自一限而唐祚訖終然則憲宗之暴崩无治之者乎曰當時不治之則後世亦无得而治之也

易象正卷八